

32658

:1

共16册



叙史記鈔

孔明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古人讀書  
三昧處然少年沓拖者藉爲口實往往讐書  
不觀即貌稱好古者執卷囁囁類遊冶兒志  
得意敞已繼犬撒鷹低迷思寢矣惟蘇子美  
讀子房傳豪邁可喜杜祈公曰有如此下酒  
物一斗不足多也余束髮好史記杜詩私服  
鹿門寔有至鑒別具手眼洞入司馬腹中斷



斷非它評可及嘗以丹鉛摹寫之垂衰老猶未忍釋去今見吳興閔士隆新刻硃評大較本於鹿門而芻采諸家之品題者叅半其中尤覺精微簡潔神明煥然其亦有功於史學矣東坡初得史記自詫貧兒驟富王元美謂余言曩與李于鱗初爲刑曹郎相約讀書手抄史記成帙者二部每相對飲酒談笑唏噓俯仰率若與子長相周旋自是文章始有發

寤蓋前輩之用心讀史如此若使見閔士隆所鐫硃評其心目開張手足舞蹈又不知何如也三代以上漆文竹簡冗重艱難秦漢以還浸知手錄唐文皇遴選五品子弟入弘文館抄書雒對精詳而誦讀因以該博自馮道母昭裔爲宰相一變而爲雕板布衣畢昇再變而爲活板閔氏三變而爲硃評書日富亦日精寶藏者異錦名香裏置高閣其它或以

傳耳目之玩供筐篚之交非特大史公負屈  
即鹿門諸名公丹鉛此書之初意俱付之煙  
雲過眼矣吳興硃評書錯出無問貧富好醜  
垂涎購之然不過一卷或數卷而止若史記  
卷帙既重而品隲尤真正如黃帝張樂洞庭  
之魚龍怒飛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畢出非  
讀書破萬卷者豈能搔其痛癢一二哉余嘗  
題杜少陵集云兔脫如飛神鶻見珠沈無底

老龍知少年却悔輕吟詠五十方能讀杜詩  
亦此意也

泰昌十一月初七日陳繼儒題于山中頑僊  
廬





刻史記鈔引

予少好讀史記數見縉紳學士摹畫史記  
爲文辭往往專求之句字音響之間而不  
得其解譬之寫像者特於鬚眉顴頰耳目  
口鼻貌之外見者耳而其中之神與怒而  
裂眦喜而解頤悲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  
慈孫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騷人墨士之所  
憑而淒然吊且賦者或耗焉未之及也予

獨疑而求之求之而不得數手其書而鐫  
注之三四過已而移官南省時予頗喜自  
得其解稍稍詮次輒爲好事者所攜去遂  
失故本頃罷官歸復以督訓兒輩爲文辭  
其所鐫注者如此予按太史公所爲史記  
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  
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  
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

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  
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風入騷譬之韓白  
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  
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翱翔倏忽  
變化若一夫劍舞於曲旃之上而無不如  
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卽如班掾漢  
書嚴密過之而所當踈宕適逸令人讀之  
杳然神游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



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  
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唐以來獨韓昌黎  
爲文極力鑿畫不可不謂之同工也間按  
順宗皇帝實錄與秦始皇紀讀之變不相  
及抑可概見其微矣予嘗夢共太史公抽  
書石室中面爲指畫夢中若解已而夢醒  
則亦了無一言於眉睫之間者予媿今所  
鑄引殆亦說夢之餘者耳楊子雲嘗謂顏

子苦孔之卓嗟乎予於公欲求其苦之卓  
也且不可得矣而敢他望乎予姑刻而存  
之齋中以俟後之好讀其書而能求其至  
者鈔凡若干卷按故本特什之七詳見凡  
例中故不贅

萬曆乙亥冬十月望日歸安茅坤書于白華  
樓中



輯史記鈔小引

余自童時屈首受麟經業即習左史氏先大夫  
蜀憲公筮仕江右公餘課余鉛槧輒津津譚司  
馬龍門上始軒轅下訖天漢凡百有三十篇浩  
淼未易讀讀亦未易竟也則取鹿門茅先生史  
鈔授余曰是鈔芟蕪繁蕪而記中關鍵起伏提  
掇呼應聯絡條次井井品隲精核瞭如指掌余  
受而誦之稍稍會大意已而又字比句櫛昕夕  
口刺刺不休讀其文慨然想慕其人烏海內嗜



古之士儻亦有同好也乎第原板日久訛剝翻亦無善本且無句讀音切未便初學而諸名家評品未備則音韻不諧大白未了諸名家意見異同無從印證是渡迷津者詎能棄寶筏而覓金針者庸得舍鴛繡耶于是徧摭諸名家所錄者無慮數種手披目閱參互校讐庚臘伏手腕幾脫而輯始成頗稱苦心專志不敢自謂司馬子長之功臣鹿門先生之羽翼而轉以先君子之課余者以課後或不負疇昔提命之意云爾

是輯也知免郢書燕說之誚亦無魯魚亥豕之訛爰授殺青以公海內同好固非災木寧同覆瓿世無耳視目食者當自珍襲之矣

西吳後學閔振業士隆父識



凡例

凡一篇本末大旨則挈而鐫之本題之下今移

置篇之前行

凡系一事之大體或提案或結案鐫于其初文

之一切緊關處則長抹  
—— 間有抹

一二行者似太濃俱易以  
—— 原 ——

不多見則易以  
—— 其或數十字以上則分

兩行註今移置于上

凡書官爵書國書攻城邑書災異書年書一切



史記金  
喫緊字面則短抹

凡非史遷原文與褚先生輩所補者不錄間錄  
一二段有情事相關者耳

凡不及錄全文而間有文旨雋永者亦爲摘錄  
凡據愚見所及或與太史公相出入處亦必鐫  
之以質世之有識者

凡文之最佳處則圓圈次則長圈又次則點  
接近代諸名家批點如楊升菴特句字與情事  
竒異者耳惟荆川鐫註處似得其解故不忍

遺特加一小圈于其上以別之今合新舊諸  
名家評各移置于上

續凡例

一全部各有原題次第至篇末始列太史公自  
序中未便觀覽今錄置各篇之首

一史贊乃太史公精神骨力總結處鈔中逸選  
三十條今併原題悉補入

一評品出自先生者不另揭凡唐荆川鄧定宇  
凌以棟鍾瑞先諸刻中所載者無慮十餘家

各書字以別之獨王文恪鄧文潔二公書謚  
一提案呼應悉照原本鐫旁其音註舊分裂句  
讀下者今併註旁而增入訓詁稍繁者悉標  
于上仍低一字以別評品

一評林姓氏自晉唐至 國朝不啻百餘家止  
採精警中繁者錄之稍涉漫衍者不敢槩錄  
一總評係諸名家讀史有得而各據意見雖雌  
黃褒刺互有異同然遊戲三昧無非最上一  
乘但中有論子長而延及孟堅諸史百家者

亦不敢槩錄

一鄧文潔公輯評劄去陳筌獨據新得篇中每  
每翻出窠窟大旨躍如一着眼間直如標指  
見月得已忘弓故採錄之較諸家稍加詳云  
一句讀舊不圈斷今悉照凌本圈之庶觀者易  
省

一圈點舊有 ○ ○ ○ 三項今增入各名家數種  
恐溷入先生手筆特稍各異以別之 ○ ○ ○



附讀史記法

○班掾所評太史公已爲百世定論。然其上下數千年間大略各有所本。紀三皇五帝處去上古既遠無文可攷。故所載于篇者多不可讀。僅錄黃帝紀一首。其紀唐虞三代處大都本尚書。僅錄周紀起后稷立國至武王定商處。以存太史公紀帝王之概云。

○秦紀錄始皇及二世。由太史公去秦未遠。而於漢爲勝國。本無忌諱。故得以恣情摹畫。文最精。

悍項羽。本草莽。不當列之帝王紀。其所載次竝本楚漢春秋。及當時故老所口傳者。情曲而詳。大都如畫。

○高祖紀按年而紀。紀入秦滅項時。文甚工。卽帝位以後。多䟽濶矣。

○惠帝以後。所次事多散逸。諱忌獨呂后稱制。與孝文代來初。并文帝遺詔可觀。故撮錄之。

○景帝紀。予按太史公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覽。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下

太史公蠶室。此紀乃元成間褚先生補之。非太史公本書也。

○漢武帝紀。竝本封禪書而已。竊謂武帝多雄材大略。又太史所躬睹本末。何漫至此。愚意孔子修春秋。而當時卿大夫。猶有欲害之者。豈腐刑以後。太史公多戒心。遂毀其書。而不出耶。卽如文景間。亦每年僅錄所下明詔。與系時事之大者而已。朝廷之大政大議。特條見于將相名臣傳記中。不敢詳次。如秦紀。予竊謂太史公未定



之書也。故皆不錄。三代世表。予間按歐陽公所論帝王世系多訛。已爲確論。

○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高祖功臣年表。惠景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功臣年表。予各錄其論一篇。所次當世得失。可槩見矣。

○八書。惟平準封禪爲最。河渠次之。天官則本唐都。故其次諸星緯處頗明。而律曆則以漢去古未遠。疇人弟子及禪竈梓慎耳石諸家所傳。猶有存者。故多精微之旨。予故各錄論一首。至於禮書。則本荀卿。樂書則本樂記。況漢興未遑。而禮崩樂壞特甚。太史公之論著。殊鹵莽矣。姑撮錄引之首者。以存其槩云。大較漢一天下後。瘡痍未復。制度䟽濶。而太史公於當時。南北軍兵制。及丞相太尉以下職官。諸侯王刻符定封得失。一切紀綱文章之大者。猶多遺佚。殊爲可惜。



○世家。諸世家。大略竝采世本左傳國語戰國策。而吳衛晉越趙魏及田敬仲。內外多變。故所載。次燁然。予故全錄。別有齊世家。襄公下及莊公。竝以淫嬖相篡弑。而有前後情事可監。故亦刪錄。孔子雖聖德。本不當列世家。而次孔子本末處。亦非知孔子者。僅錄小論一首。陳涉特草昧鋤耰之夫。而亂天下耳。以之并系世家。繆矣。然亂秦本末頗詳。又齊悼惠。蕭相國。曹相國。畱侯。陳丞相。絳侯。三王諸世家。文竝可。

○觀大略太史公去高祖特數十年。所及考鏡開國功臣時事甚詳。故篇中點次如畫。予竝錄之。○列傳七十。凡太史公所本戰國策者。文特嫖姚。跌宕如傳刺客。則聶政。荆軻。如傳公子。則信陵。平原。孟嘗。他如傳謀臣戰將。則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雎。蔡澤。呂不韋。春申。司馬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田單。白起。王翦。李斯。蒙恬。雖不盡出戰國策。而秦漢相間不遠。故文獻猶足。章章著明。太史摹畫絕佳。而伯夷。



史記卷之八十五  
屈原則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慨者尤多。故又別爲變調也。

○其入漢以後太史公所最不滿當時情事者漢開邊釁及酷吏殘民故次匈奴大宛并邳都以下文特精悍太史公自以救李陵犯主上竝無故人賓客出救又貧不能贖卒下蠶室故於劇孟魯朱家之任俠於猗頓卓氏輩之貨殖俱極摹畫諸將中所最憐者李廣之歿與衛霍以內寵益封故文多感歎淮陰黥布之特將樊灌以

下之偏裨詳畫以差他如張耳陳餘則感其兩人以刎頸之交相賊殺竇嬰田蚡灌夫則感其三人以賓客之結相傾危酈食其陸賈朱建之客游劉敬叔孫通之獻納季布樂布之節俠袁盎鼂錯之刑名張釋之馮唐韓長孺之正議石奮衛綰直不疑之謹厚淮南衡山之悖亂汲黯鄭當時之伉聲此皆太史公所慨於心者言人神理矣。



○他如老莊管晏輩列傳。雖未盡其旨。或姑錄之。如樗里穰侯以下。不能盡錄者。間或按其簡端。有鐫注者。別爲錄出。以便觀覽。○讀太史傳記。如與其人從游而深交之者。此等處。須痛自理會。方能識得真景。且太史公所擅。秦漢以來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獨得其解云耳。每讀其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輿家之千里來龍。到頭只求一穴。讀其小論。或斷言隻簡之文。如蜂蟻蠓之生。種種形神。無所不備。讀前段便

可識後段結案處。讀後段便可追前段起案處。於中欲損益一句一字處。便如於匹練中抽一縷。自難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獨得其至。非後人所及。風調之道。逸摹寫之玲瓏。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憤。則又千年以來所絕無者。卽如班掾便多崖塹矣。魏晉唐宋以下。獨歐陽永叔得其什之一二。雖韓昌黎之雄。亦由自開門戶。到叙事變化處。不能入其堂奧。惟毛穎傳則幾幾耳。予於此不能無感。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

○今人讀游俠傳。卽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卽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卽欲遺世。讀李廣傳。卽欲立鬪。讀石建傳。卽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卽欲養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也。

### 諸家總評

蘇轍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李清臣曰。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愈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意也。

李滄曰。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字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



虛。

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又曰司馬子長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點不斷惟長句中轉得意去所以爲好文字若只說得一句事則冗矣。

馬子才曰子長平生好游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肖一日休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觀之則其

平生所嘗游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逆號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含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嶷之芊綿巫山之嗟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蔓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



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  
喑啞。高帝之嫚罵。龍跳虎躍。千萬兵馬。大弓  
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  
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  
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  
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  
魯之都。覩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  
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  
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

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  
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  
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

王鏊曰。史記不必人人立傳。孟子傳及三騶子  
荀卿傳。間及公孫龍。劇子尸子。吁之屬。衛青  
霍去病。同傳。竇嬰田蚡。灌夫三人爲一傳。其  
間叙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最奇。而始末備。  
漢書兩龔同傳。亦得此意。

又曰。史記如伯夷。屈原。酷吏。貨殖等傳。議論未



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  
後。世。決。不。如。此。作。文。奇。亦。甚。矣。

王維楨曰遷史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  
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  
變。或自旁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若此類不  
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

凌約言曰六經而下。近古而閎麗者。左丘明莊  
周。司馬遷。班固。四鉅公。具有成書。其文卓卓  
乎。擅大家也。左傳如楊妃舞盤。迴旋搖曳。光

彩射人。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  
砂。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騁不可羈。而  
自中於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遊奇布  
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  
風焉。雖諸家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  
絕技也。

王世貞曰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已  
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  
虛。春秋諸世家以已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



而雜儀秦鞅。睢諸傳以已損益。戰國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而多感慨。

陳繼儒曰。漢武時置太史公掌天下計書。以司馬談爲之。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事。上自黃帝。下迄麟趾。作十

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然亦自宮刑之後。抑鬱無聊。不得已而託之著書。故於刺客游俠貨殖三致意焉。藏副名山。自成一家言。蓋司馬之私史。非漢之國史也。班固乃疆而入之。正史之中。詆其踈略。又詆其是非。頗謬於聖人。則枉却史記也。

鄧章漢曰。太史公作史記。正如海濤雲物。出沒

史記鈔  
隱見乎國中而非都邑版圖之物也。班固入  
之正史故謬。文字踈宕竒逸自成一家。人而  
知之矣。然太史公百三十篇紀帝王傳人物  
而猥及日者龜策游俠貨殖別立篇名。此太  
史公慨嗟傷懷而不能自己者。卽此數題盡  
其踈宕竒逸之氣。戲嘗論今人濫作詩文看  
其題目妍媸畢見。夫亦感于此云。

史記鈔批評姓氏

批評

茅坤

字順甫歸安人

叅評

唐

柳宗元

字子厚河東人

宋

司馬光

字君實夏縣人

蘇軾

字子瞻眉山人



蘇轍

字子由眉山人

羅大經

字景綸廬陵人

劉辰翁

字會孟廬陵人

黃震

字東發慈谿人

國朝

王懋

字敬勉錢塘人

王鏊

字濟之吳縣人

邵寶

字國賢無錫人

錢福

字與謙華亭人

楊循吉

字君謙吳縣人

王韋

字欽佩江浦人

楊慎

字用修新都人

田汝成

字叔禾錢塘人

羅洪先

字達夫吉水人

唐順之

字應德武進人

王慎中

字道思晉江人

王維禎

字允寧華州人

閔如霖

字師望烏程人

凌約言 字季嘿烏程人

董份 字用均烏程人

高儀 字子象仁和人

汪道崑 字伯王歙縣人

余有丁 字丙仲鄞縣人

薛應旂 字仲常武進人

張之象 字玄超華亭人

王世貞 字元美太倉人

歸有光 字熙甫崑山人

凌稚隆 字以棟烏程人

鄧以讚 字汝德新建人

楊守勤 字克之慈谿人

陳昌應 字元植江陵人

鍾人傑 字瑞先錢塘人



史記鈔目錄

本紀 十二

卷之一 五帝本紀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

帝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顓頊以下刪

夏本紀第二 錄贊

殷本紀第三 錄贊

卷之二 四



周本紀第四 刪錄

秦本紀第五 錄贊

卷之三

始皇本紀第六

始皇帝 二世皇帝

卷之四

項羽本紀第七

卷之五

漢高祖本紀第八

卷之六

呂后本紀第九

卷之七

孝文本紀第十

孝景本紀第十一 錄贊六

孝武本紀第十二 錄贊五

年表 十一 漢本紀四

卷之八

三代世表第一 漢本二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六國年表第三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八書

卷之九

禮書第一

卷之十

樂書第二

卷之十一

律書第三

卷之十二

歷書第四

卷之十三

天官書第五

卷之十四

封禪書第六

卷之十五

河渠書第七

卷之十六

平準書第八

世家 三十

卷之十七

吳太伯世家第一

卷之十八

齊太公世家第二 刪錄

魯周公世家第三 錄贊

燕召公世家第四 錄贊

管蔡世家第五 錄贊

管 蔡   
 曹

陳杞世家第六 錄贊



陳杞

卷之十九

衛康叔世家第七

宋微子世家第八 錄贊

卷之二十

晉世家第九

楚世家第十 錄贊

卷之二十一

越世家第十一 范蠡附

鄭世家第十二 錄贊

卷之二十二

趙世家第十三

卷之二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錄贊

卷之二十四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錄贊

卷之二十五

陳涉世家第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錄贊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錄贊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錄贊

卷之二十六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卷之二十七

蕭相公世家第二十三

卷之二十八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卷之二十九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卷之三十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王陵附

卷之三十一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條侯附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錄贊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錄贊

卷之三十二

三王世家第三十

齊王閔 燕王旦 廣陵王胥

列傳 七十

卷之三十三

伯夷列傳第一

卷之三十四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 晏嬰

卷之三十五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 莊子 申不害 韓非

卷之三十六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卷之三十七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卷之三十八

伍子胥列傳第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錄贊

卷之三十九

商君列傳第八

卷之四十六

蘇秦列傳第九

蘇代 申 蘇厲 附

卷之四十一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

陳軫

公孫衍

樛星其茂列傳第十一 錄贊

穰侯列傳第十二 錄贊

卷之四十二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錄贊

卷之四十三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馮驩 附

卷之四十四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卷之四十五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侯生附

孟卷之四十六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孟卷之四十七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卷之四十八

樂毅列傳第二十

卷之四十九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 藺相如 趙奢

趙括附

李牧

卷之五十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王蠋附

陳卷之五十一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呂卷之五十二

屈原賈誼列傳第二十四

卷之五十三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卷之五十四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 專諸 豫讓

聶政

荆軻

卷之五十五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卷之五十六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毅附

卷之五十七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敖附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錄贊

卷之五十二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卷之五十九

淮陰列傳第三十二

卷之六十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 盧綰 陳豨

卷之六十一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榮 田橫附

卷之六十二

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樊噲 鄴商 夏戾嬰 灌嬰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錄贊

卷之六十三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卷之六十四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傳寬 靳歙 周緤 蒯成

卷之六十五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卷之六十六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卷之六十七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鄧公附

卷之六十八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卷之六十九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石奮

石建石慶附

衛綰

直不疑

周文

張叔

卷之七十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錄贊

卷之七十一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卷之七十二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

武安侯

灌夫

卷之七十三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卷之七十四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陵附

卷之七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

卷之七十六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衛青

霍去病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蘇建

趙信

張騫

李蔡

曹襄

韓該

郭昌

趙食其

荀彘

路博德

趙破奴

卷之七十七

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公孫弘 王父偃

徐樂

嚴安附

卷之七十八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他

蒼梧王趙光

卷之七十九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卷之八十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卷之八十一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平卷之八十二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卷之八十三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

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錄贊

卷之八十四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

鄭當時

卷之八十五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申公

轅固生

韓生

伏生



董仲舒 胡毋生

瑕丘 江生附

卷之八十六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郅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減宣 杜周

卷之八十七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 烏孫 唐居 奄蔡

大月氏 安息 條枝 大夏

卷之八十八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魯朱家 劇子孟附 郭解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錄贊

卷之八十九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東方朔 續

王先生 續 東郭先生 續 西門豹 續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錄贊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錄贊

卷之九十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范蠡 計然 子貢 白圭

猗頓 烏氏 卓氏 程鄭

宛孔氏 刁間 師史 任氏

卷之九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終

史記鈔卷之一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

世遠頗無事實  
但本諸子篇以  
意彷彿寫未  
雅潤近經亦有  
簡法 文索



周禮有服不  
氏掌教擾猛  
獸

矣。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  
萬民。度四方。荒唐教熊羆貔貅。以與炎帝戰於阪  
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  
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  
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  
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  
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  
于空峒。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  
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

範圍天地曲成  
萬物 文索

幽明之占三句  
即易所謂仰以  
觀於天文也  
文恪

大約駕虛為文  
亦別是一體  
文潔  
按旁羅乃測  
天度之器如  
今之日晷地  
羅也

為營衛。宮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  
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  
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  
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  
木淳化。鳥獸蟲蛾。勿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  
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  
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  
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



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馴雅。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班固贊語用此  
體乃知班不能  
出範圍也 用均

莊子云子獨不  
知至德之世乎  
管者容成氏大  
庭氏伯皇氏中  
史氏栗陸氏驩  
畜氏云云太史  
公作夏本紀贊  
蓋本諸此 用脩

史記鈔附卷之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  
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  
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  
氏。緄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  
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  
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史記鈔附卷之一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  
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涵。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  
詩。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  
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  
善。而色尚白。

伊尹與成湯同起伐商本紀所載湯至太戊且  
七世矣而尹之子陟乃爲相豈得年壽懸絕若  
此可見史遷所述帝系世未有不足憑者



善而尚白

九空開入... 其... 大史公曰... 蓋... 蘇... 史記... 卷之二

史記鈔卷之二

維棄作稷盛德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艷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水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

前詳叙棄之  
事後容委曲文  
勢舒緩未漫著  
初欲棄之一語  
接下因名曰棄  
則文勢驟峭有  
力

收羅古事連綴  
為文儘有簡核  
法



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

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

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

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

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

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

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

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

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

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



太姜固太伯虞  
仲季歷母也此  
獨曰太姜生少  
子季歷者蓋季  
歷取太任嬪姑  
相繼故下以皆  
賢婦人一句統  
之玄起

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  
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  
遂去。幽。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幽人舉國扶老  
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  
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  
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  
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  
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

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亾。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  
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  
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  
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  
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  
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益往歸  
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  
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  
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



文王之安于囚也臣道也太公散宜生之以術喻紂也亦臣道也元美

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  
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  
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  
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諧西伯者。崇侯虎也。西  
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  
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  
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  
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  
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

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  
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曰。不有天命乎。  
是何能為。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  
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  
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  
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  
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  
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



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

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



前段已彙括牧  
誓此乃渡錄前  
文不無稍重細  
玩前渡文氣本  
一律此段想文  
成後搜得掃入  
一時弗及刪訂  
遂如此

索盡也喻嬖  
人知外事雖  
代雄鳴則家  
盡也

自陳師牧野起  
王眾兵是汲冢  
免殷篇

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  
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  
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纘彭濮人稱  
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  
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  
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

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茲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  
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  
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  
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  
克犇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予爾身有  
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  
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  
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  
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



武王伐紂為天下除暴也紂已滅矣又斬以黃鉞而懸之白旗何悖耶賈子言紂以棄玉門之外觀者皆跪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猶不止也此守事實太史公輕信汲冢書故有此說用修

款得陰陽之氣陳明水以為玄酒茲者藉席之名一作芝見潔章也贊佐也采幣也

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

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抱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



此下凡六用命  
字當玩

以下凡十用於  
字當玩

此段文奇 文格

自徵九牧起至  
而後去是汲冢  
書度邑篇

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

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



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  
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  
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  
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  
復用也。武王已克殷。後以下刪。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  
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  
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  
葬我畢。畢在鎬東南社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

予南其封邑  
之號故摠言  
周子君

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  
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  
祭祀。

豪即峭之異  
音旅師旅也

終黎世本作  
鍾離

史記鈔附卷之二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  
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  
徐氏。郟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  
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  
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史記抄卷之三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

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

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

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

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

歲莊襄王歿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

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

史記抄卷之三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

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

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

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

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

歲莊襄王歿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

始皇二世紀始  
見太史公筆力  
用脩

秦與趙同祖  
以趙城為榮  
故姓趙氏



將言始皇誅六  
王一天下先提  
出此應德

以後俱編年者  
帝紀體也用脩

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

命相書

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

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蒙驁王齧庶公等為將

命將書

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

之反邑書

力戰書

蒙驁擊定之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年

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齧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

音暢

災異書

氏暘有詭歲大饑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

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

內粟始此

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

軍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

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

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

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

兵屯書

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以

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

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

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

古鶴字

蒲鶮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

姓字

言遭水害也  
秦人皆輕車  
重馬並就食  
于東



嫪毐方勝二音  
毒哀上聲

太后專國嬖臣書

次定毒之亂如  
盡

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毒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巳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

兵變書

鬼薪者取薪  
給宗廟為鬼  
薪即今之徒  
囚也

重書四月見  
寒不以時也

不先紀秦政逐  
太后而遽及茅  
焦恐太簡用均

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栢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其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

大政與下大議書



漢高以黃金四萬斤恣陳平所為本此

繆料兵先料君如神

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亾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亾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

漢有斗食佐史之秩

奪爵遷遷勿奪爵此上下顛倒句法也 玄超

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亾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相齧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僚楊。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相齧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歿。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



年栢齒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栢齒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栢齒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十八年大興兵攻趙。

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羗伐趙，端和

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羗盡定取趙地，東陽得

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

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

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

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二十年

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

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

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



書滅燕

罷名將書

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書滅魏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

天下惟樂大飲酒也

次六國罪案如掌與項羽定諸侯而自立西楚載玉約文並宥

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書滅齊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



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

始皇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羅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大公哉。元美

後世稱太上皇，倣此。

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呂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尊，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議制書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



齊人鄒子之徒論始終五德之運始皇采用

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

秦之政本此

論甚當，不宜以後事敗非之。  
文潔  
雖數語簡勁，惟武有取天下之氣用均。

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

羅侯置守書

銷兵書

更制書



封城書

徙京書

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竝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富宮室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鄜山。作其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

封泰山禪梁父刻石書

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

間以六字句

以下俱四字句

五字句

秦始皇時李斯所撰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米芾第二章法琅邪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味章法元美



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賚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竝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音○洋。立石頌秦德焉。而去。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山井反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

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賚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



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  
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  
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  
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  
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  
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  
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  
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  
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

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  
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  
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  
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  
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  
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  
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  
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

得此段覺景色  
虛曠事文俱堪  
擊節端先



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

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

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

燁死善反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

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三字句大矣哉。宇縣之中。

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

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

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

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

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



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息。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罽。遂之琅邪。道一本之罽下有旋字上黨入。無事書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俱名山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

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歿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



贅謂居窟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婿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

後世邊多亭障本此

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亾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呂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

黷兵書

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

直諫書

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

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

此奏宜入斯本傳中應德



斯之悔諫如此

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竝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

口依反

斯之罪通天矣

論決為髡鉗  
輸邊築長城  
晝日伺寇虜  
夜暮築長城  
城旦四歲也

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吏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



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

只撮大意寫然形勢已備是略叙法筆力勁有氣文潔

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後宮室一書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棹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後三萬家麗邑音離五萬家

濫刑書

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焚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



語若莽然寔  
精隋蓋以氣為  
章法加之鍊句  
句工而章法加  
之密矣以鍊精  
以不拘古文繁

令民之有方  
伎不得兼兩  
齊試不驗輒  
賜或言法酷

志秦無道教言  
已盡

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也。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

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亾去。始皇聞亾，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



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詆  
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  
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  
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  
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  
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  
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暴怒或刻其石曰。始皇  
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

祖始也。龍人  
君象謂始皇  
也。

遊徙是巡幸為  
次年出遊張本  
丙仲

芻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  
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秋。使者  
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  
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  
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  
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  
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  
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  
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



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

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亾。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賈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歿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猥音加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

猥壯猪也言夫淫他室若寄猥之猪也子不得母言子不得以爲母非失母之謂



本紀

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竝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

細叙見始皇之  
駭應德

始皇崩本末特  
詳斯傳中故于  
此略

榮成山。弗見。至之。罟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輻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輻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

本紀

卷三

秦始皇

二十



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鄜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

寫曲折都盡而文絕工，隋蓋大

先叙災異，凡十書見秦祚將亡之兆也。後叙頌德，凡六書見始皇矜驕之極也。

始皇營墓極其機巧，以圖不泯。未幾而銷鑠無遺，太史公叙事如目擊，然固以彰其愚，亦怪其無善後策耳。

李斯 美音延謂冢中神道

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

狗葬書

句奇

濫刑至此

龍卷書

者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



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卽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卽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

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

高階嚴刑以立威而擅權



近世更相輒易  
建政府言官本  
此

天下累世名賢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卽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賤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歿於杜。公子將閭。

昆弟三人。囚于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歿。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歿。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

豎上振恐二字



又提嚴刑伏亂案

太史公叙勝等起兵在用法深刻句後有深意在君謙

以下並詳陳涉劉項中故撮數言以見其概

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粟菽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戌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應前。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

始反書

張大也

陳涉書

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柰何。少府章邛曰。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邛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邛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



自古權臣必杜  
天下之口而後  
可以固寵

丞相將軍所疏  
晚矣

此處稍曼衍得  
刪數語更妙  
文索

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歿。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卽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亾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

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

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墉，啜土形

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

水，放之海，身自持築，禹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

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

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

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

母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克吾號名，且

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



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  
 卽位二年之間羣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  
 之所爲是上母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  
 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  
 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  
 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  
 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  
 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  
 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

詳斯本傳中故  
 省  
 不爲邯立傳故  
 于此獨詳

以下叙雖略而  
 情如畫

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  
 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巳亥趙高欲爲亂恐羣臣  
 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  
 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  
 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  
 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爲也及項羽  
 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  
 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氏  
 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

宦者傳

提始叛

冷語伏案



二世之案高晚矣

趙高之弒二世與子嬰之殺高叙事之妙當細玩文格

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

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

爲萬世拒諫者之鑒



本紀  
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

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狗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

叙得悲壯



以下附項羽之  
慘作秦結案

一為掉尾

以下錯述賈生

三論

此是第三篇以  
論子嬰為主又  
總論三君文潔  
言其兵不裹  
糧而行

賈誼三論其言

極古與先秦相  
上下但三篇大  
意如一不甚變  
化且詞亦有重  
襲處意者賈生  
偶作未及刪定  
耳文格

方論大勢忽然  
挿入群臣不信

為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  
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  
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  
秦項羽為西楚霸王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  
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  
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  
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履語自以為為  
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

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

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  
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

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  
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

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  
征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

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  
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

大已 卷三 秦始皇 二十九



向于前後意若  
不倫然口談中  
如此者固有不  
可謂非法文緊  
收括第一篇意

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第三論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  
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  
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  
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  
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  
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  
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  
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為子嬰計諸侯起於匹  
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

名為亾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  
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  
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  
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  
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亾不亦宜乎當此時  
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  
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  
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掛口而

賈太傅既云孤  
立無親危弱無  
輔已重為子嬰  
惜矣又云三主  
惑而終身不悟  
毋乃責之過乎  
文恪云未及刪  
定意或在此  
李默



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

此是第一篇以  
論始皇為主此  
自秦初興說來  
後亦帶說亡秦  
事文繁

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

第一論



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亾矢遺鏃之費。而天

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亾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亾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極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



敢讐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  
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  
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  
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振於殊俗。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甞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  
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

五非字作波瀾  
甚奇偉

三論筆端鼓舞  
揚之則九天柳  
之勢沛然金石  
之音鏗爾卓為  
高作文索

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  
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  
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  
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  
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  
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數語總前事以  
發末二句甚雄  
勁有力 文索

此是第二篇以  
論二世為主先  
自始皇說末此  
篇大都解仁義  
不施二句意  
文索

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  
而七廟墮身歿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  
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  
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  
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  
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  
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  
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

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  
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  
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  
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賢順權此言取與  
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  
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  
其亾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  
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  
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



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

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

太史公刪賈論  
參以已見責秦  
雖爲班固所駁  
然中理之言頗  
多文恪



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賢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正傾非與救非相應

按索隱曰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論秦亡之得失後人因取其說附此末

狼狐主弓矢  
星參伐主斬  
艾事言秦據  
踏狼狐參伐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

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賢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亾。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綬。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

言胡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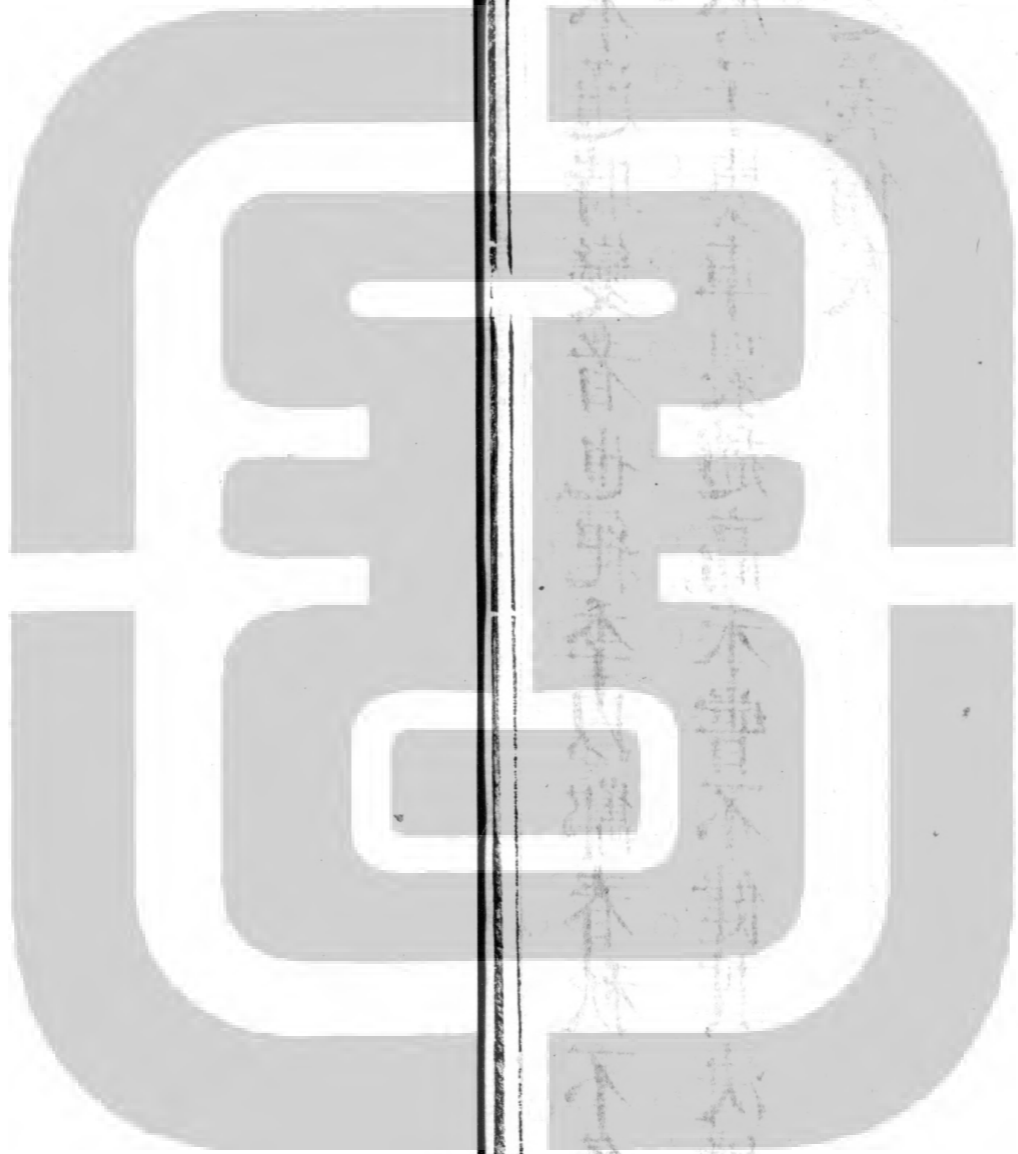
叙得可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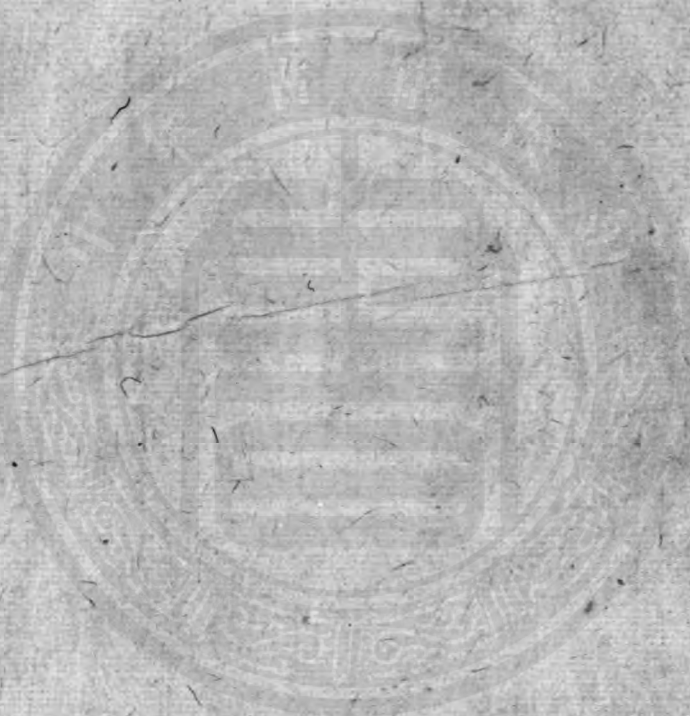
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歿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鄫。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歿生之義備矣。



至本于其車以張其前木管不封其去制其志嬰來  
而不可測變者也乎幸以繼者亦不谷其高其泰







細